



馬林玉露  
天集下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副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游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又中詞科宋

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  
 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  
 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  
 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  
 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  
 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  
 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

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諸事  
 撓棘傾心為之用兀木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激  
 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并寇  
 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  
 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  
 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  
 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  
 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

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宜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聞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跡始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社檜大喜起擢之又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錄燭照蛾眉格夫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敗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女奴臣則

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賜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掌追削喜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芥斤鳩毒每在於衽席盃觴之

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彎弓下石者也於此一其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鐘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鐘山日辛苦區々活數魚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官宮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徵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鼎仲約

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相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它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

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  
 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  
 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  
 曰我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  
 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  
 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  
 植言潛善等同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  
 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宋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  
 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  
 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昔人相喚百般鳴  
 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宋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  
 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  
 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  
 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  
 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  
 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  
 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

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  
 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  
 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  
 未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  
 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

愈愚四十二

鬼辨上序



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宋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々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

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為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

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个

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宋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徧蔽。則它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

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嬴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嬴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盲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

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元帝紀便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齋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嗜嗜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非誅四周公誅趙廣漢誅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則非與周公之術也彼渭水盡赤血流波道者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途車馬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得寶而不之識有寶而不之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飢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

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它亦自饒却思翻玉  
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  
海上清影日蕭々言浦鷗閑戲使無佗事亦自饒  
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閑戲未足已思翻玉羽  
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  
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為泥滓所點深非

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  
鷗不當逐々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蕪後湖

蕪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  
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  
賞於坡彌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  
已老蒼如此宋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  
直辭師川造朝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

對奕徐高於蘓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及入區々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蘓養直

○僂羅

嘍囉上即侯反下良何反方言猶黠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請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

俗言狡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

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

時趙清獻公之拆荆公曰：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五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



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毋著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坐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荆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凋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一朝名寵所

點深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鷗鴈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

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石牛洞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々而北出山靡々以旁罔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是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扈載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

相法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  
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  
大清癯。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  
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太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

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太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  
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  
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  
几上有頭，章子厚一子曰：持曰：接者來取簡，竊觀  
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一章驚喜，携之以去。方

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  
果出此題二章皆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  
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接第十名文意與魁相  
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  
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  
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  
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者是也其毋歎曰蘓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  
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之於方叔如此真盛  
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  
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  
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蘓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  
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

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蘓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

蘓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宋光堯之夜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

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  
箴者連呼曰北朝無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  
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  
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昂湖龍馭去無蹤三  
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  
風設令耳與笙鏞未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辨滯留  
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於虜亦常  
分也敢觀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  
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宋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可  
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  
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也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々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草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草  
 如賜四川宜撫真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  
 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二百年復念周公之文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官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東



後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太車以載  
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  
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  
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太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太德既當念切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  
乘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  
休無競維人孰云克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  
字不苟一公益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詞  
瑣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曹叅誌孟東野云劇目  
愁心又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賢言其得之艱  
難贈佳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塵言其得之  
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詞語明粹足以傳  
世覺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  
句陳無也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也每有詩興  
擁被臥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孟觴流行  
篇誅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  
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  
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宋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寧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  
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  
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  
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肝江杜來詩  
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略同有書其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  
 廬陵占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  
 床頭易一編。盈虛消息揔天然。嶸嶸齒頰皆冰雪。  
 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  
 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李昭之  
 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友愛

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  
 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  
 兄於貶所。國賓先歿。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  
 葬。贈朝奉郎。其一子洪舜。愈草贈官制。詞云朕訪  
 落伊始。首下詔來。謙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  
 言求入。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槩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入之所難言。方嘉  
 實日之忠。已隨履月之計。問塗正月。口訪事。龍頭曾

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  
 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心懷往魂不  
 可招潦霧隨焉悲悔何及陟階貞外仍官殿子用  
 旌折檻之直且識投符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  
 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  
 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

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勒之  
 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  
 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  
 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  
 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雄也漢高帝拾四  
 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  
 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  
 百緡者給千緡使吏定月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船

堅好漕運無虧足以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宋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

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按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

官同時有吳元美者。二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盖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彦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宋陳應求嘗出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

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禍。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雅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蒯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專報

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檉抗疏銀臺謂王十朋忠義寒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

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肆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

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兼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魯幾生大變蓋君子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官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双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大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  
 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  
 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  
 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十五文之廿二下

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  
 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  
 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  
 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  
 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

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  
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宋高宗親  
征行次姊蘓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  
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  
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  
跌退將安托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

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  
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  
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鴛鴦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  
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  
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沉  
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齊為文昌進士。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以保之。常恐失墜。道其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太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焚廉以激。捷於驪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上夷狄。奸

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綰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

人直幾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天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貪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

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照渠陽於

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  
 繞溪問訊巡簷索絕怜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  
 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  
 李妍野火燒原葭茨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  
 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蜜推  
 寃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

蒙來十世  
 愈愚六丁

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  
 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  
 抑之韓信俛出市跨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  
 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  
 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  
 眎信逋反噬其躬匹婦區々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

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  
 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  
 服謂之侯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  
 裂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魂於昭宗  
 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  
 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貪

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佚耳  
 若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  
 行矣宋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  
 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甲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  
 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  
 願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  
 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佚我。自不然耳。子合議漢事，甚孰。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不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又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  
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  
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  
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  
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  
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錄中載諫  
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大不  
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  
岳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  
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  
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  
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  
盖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  
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盖自書  
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沉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  
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  
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  
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  
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  
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一  
首杜之秦蜀紀行遺真出塞潼關

石壕夏自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黃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悉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

不曾透得此關，而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補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嶢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未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太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  
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  
此觀之何曾夢見它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  
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  
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  
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  
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

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  
臥聽簷前雨浪々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  
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  
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  
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  
 征况沙由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  
 入逮俊彦至此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汝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彦皇汗免  
 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因辱鄧通  
 韓魏公以頭子勺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牽  
 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